

唐書



文藝列傳上第一百二十六

唐書二百一

宋 祁 奉 敕 撰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汾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嚅嚅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

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
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
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
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德恃以取敗
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
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
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
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常
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
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朗在陳
爲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
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草嘉蓮
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亡入隋歷
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齊王秦王相傾爭致名臣
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
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詢典
膳監任瓌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
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
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實綸蕭景兵

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胃闕立德參軍事薛元敬
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燉
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
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
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亨素參軍事顏相時
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
爲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爲文學館學士朗累封
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爲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
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
滂爲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

世淑顓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爲
海內冠雖琅邪王氏踵爲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
爲伍朗孫誼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
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夫
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
求祿利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慙承序
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民懷德
高宗之爲晉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
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袁憲者朝服立後主傍
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

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奕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祕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

入

下除名全省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全人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進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

唐書傳一百二十一
四
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
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卒子知柔性
儉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
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
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
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母頊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
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
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
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

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壤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
書陳得失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爲
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
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
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
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
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
莫不然桀以瑤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
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
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

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
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旦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
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王謀真紀以勸封
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
潭令蘊古洹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明
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鵲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
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
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疆記美文
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

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
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
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
見幾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
吾屈身賊中求斗筭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
詔卽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
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
亦驚倨數忤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
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
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

敬德孫貞觀時坐恐謗流死雋州謨交游傳行於世信明
子冬日武后時位黃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
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爲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
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撰次國史并實錄
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
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
無爲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
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官殊死六
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

下除名全省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
租延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
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
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
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
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
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
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
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
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

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
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卒于知柔性
儉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
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
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兖州
刺史韋元珪苻離令綦母頊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
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
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
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

員外郎王師曰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
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
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
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
二人宜鑒於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俄爲
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
修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
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古鹿
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

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游安
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典
冊初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群書將藏內府置讐正
三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頌功不
就顯慶中罷讐正員聽書工寫於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
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
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
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
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
喪當還崔詔可銛猶出爲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暉別有

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
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
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
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
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
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
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襲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
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
蘇頌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

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
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
州入為國子監主簿脩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
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
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
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
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為服總云從祖
元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為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
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
避敬玄恨召為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

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
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
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
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
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
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
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
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
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

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
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
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
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瑄爲布衣交瑄時敗陳濤斜又以
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
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
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
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
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瑄愛
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

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
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
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
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
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
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
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
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
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
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

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盱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

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論次平臺祕畧書成

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鬪難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
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旣廢客劔南嘗登葛憤山曠望慨然
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號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
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
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
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
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
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慨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
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
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

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藁尤喜著
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
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
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
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
者曰易有太極子免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
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
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
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
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惰短祚乃

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
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
周愔天室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
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愔爲閩右相李林甫
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
璵表上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
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鄴公尊周漢爲
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
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負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
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魏王後鄴介二公復舊封貶

崔昌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州尉勃兄勳弟助皆
第進士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
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寤其闕宰相失色劇召五吏執
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
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勳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
衡才至是語驗勳素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與綦連耀
謀反劇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
爲監察御史累行初勔勳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
樹其後助劾又以文顯劾早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

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謂然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
豪俊克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益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爲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曾憲王義方授蒼雅調

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照憐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

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城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

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栝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爲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爲諜所得萬頃爲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爲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

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
報曰謹聞命徒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
會赦還爲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譏禁中萬頃與周
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
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
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
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
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
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

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
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
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杯斟酒飲之
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
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
尋兼崇賢直學士卒萬頃孫正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
門衛兵曹參軍舅孫逖與譚物理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
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
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
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

吾名難免矣然不汗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旣得誘以高位
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
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贈秘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爲華州
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錄韋夏卿李實繼爲尹事必咨之
歷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
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與助卽召
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鄜坊觀察使一切辨治
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
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爲度支員外郎遷
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爲用以兵
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乏季方正色
責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
同州刺史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朱 祁 奉 敕 撰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間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

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鄆尉肅宗時
爲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還爲京兆少尹復
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
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道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
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
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
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
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
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史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
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

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
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園辟虜夏宴蒲萄園賜
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
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
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
狎猥佻佻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
沈佺期宋之間闕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云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誠傳于時元
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
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

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以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獻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邳尉累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答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爲著作佐郎脩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

脩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賂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合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第全交全字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

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間俄頃獻
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之間
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
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並
參軍事之間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
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間得其實令兄子曇與
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
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
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
太平發其知貢舉時昧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

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
人傳諷睿宗立以儉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
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
嶺南並賜死桂州之間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
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
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柰何遲回邪乃飲
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
建安後汜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
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
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

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
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
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繇精
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
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
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
能興遂平賊之繇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
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樂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
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
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
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
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景龍初自崖
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元天中爲祕書少監坐事貶通州
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出
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
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
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
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

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
修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
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士女中果轉晉焉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至高宗時爲名御史于
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
言蠶務未畢而遣使巡撫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
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
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
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謐等行
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下憲擢進

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自節義或以困阨歸
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
炙或勸一見且顯用荅曰是方爲國怪祥朝宦不可爲也
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
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
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首張通
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
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
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
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

邑爲頓丘令盧麒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躡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祇府祇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

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卽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祕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

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子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

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名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爲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

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惠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劔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

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王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文惡如讎不容於衆邪妄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蠻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妄間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

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
指爲姦賊于時匭使朝堂守捉嚴固彌天訴地誰肯爲聞
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
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
人楊思勛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
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
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
愛士人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
至阡陌聚觀後坐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
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

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温使
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
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
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
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訕不進而文名天下
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
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云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
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白字若紫髮然世號連錦書疆

志于學每寶藥卽帝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友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鳩鳥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鉞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

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覓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媿憚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痛

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輔政故召爲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顧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述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壯爲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鞏間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述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

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哀其文示述李暹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修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揚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述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述求降外官增父秩

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缺復拜舍人開元
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
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
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縣廢累
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諸子成最
知名

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悻
病瘖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稍遷
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
民故饑而不亡再葺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州改桂管

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据正嘗有葦莖者至成不易
縑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縑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
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略使公器于簡字
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
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逖掌誥至代
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
位以品秩爲等差今官兼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元和
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若本
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
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

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
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
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
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
丞之下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
戶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
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有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
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
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界等假使諸曹
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丞

糾射八坐玉省內禁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
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
比自宜行之否者雖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
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
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爲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
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
詩書旣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
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
擊劍爲任侯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

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孫以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

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
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
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
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
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
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
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
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
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

真卿云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
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
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
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
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去矢皆墜
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
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
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
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

唐文苑傳卷一百一十一
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
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
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
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史
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
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
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
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祕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
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
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縉工以爲天機所到

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
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
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朝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歌湖
竹里館柳浪茱萸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
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毋亡表朝川第爲寺終葬其西
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
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
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
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

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綏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

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汗僞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旣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如果死故虔念其

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父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

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土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

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謨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鄆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

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友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雄兵攘寇皆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峭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

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復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

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卽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旣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

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遷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在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隣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閻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疆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并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權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爲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曾字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

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
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倭以郡瀕河請增領宿
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一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
議廢濟陽析三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
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
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旣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
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
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
用乏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
給養繁靡群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
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
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
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歛穫未畢先之以清
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
之下餓天執爰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帝井餒餒求食死于
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
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
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
乘馬馱驢入宣政紫宸者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
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霄

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
然窮阨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
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
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
北舉爲寇盜王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
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
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
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
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者過析
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
田南金踰關口過二空鄧景山凌淮泗愾然而西狂賊失
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鬻子計日反
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狗一朝之怒甚不
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
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開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
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
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
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
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圈牢之物
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

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恒部郎中世天子即鍾入

文藝列傳下第一百二十八

唐書二百三

宋祁奉勅撰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婁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為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為盜所得偽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

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
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
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
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
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齋金帛往請乃彊爲應大
曆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
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絳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
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摧已
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
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

樊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
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
爲元德秀權臯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
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瑄韋陟俱
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
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
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
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肯其君也自逆
胡構亂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
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吳秦

甲寃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器鷓峙二京南臨漢
江西逼岷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為却賊欲
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喉領自春訖冬
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馘兇醜凡十
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
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
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
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
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
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過惡揚善爲

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結節不以功
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
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
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
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
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
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鄂一戰犬羊駭
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
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
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侍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

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畧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旣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爲厲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月日變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官

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之此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紆自有傳

觀字元實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訟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

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
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
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不見也何懼而匿
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
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
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
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違恤他卒不
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
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
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

陝遲丘隴頽沒永壞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
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
有未遑誠今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
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
亭因曰浩然亭感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各不可斥更署
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
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
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問丘曉所殺
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
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

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
蒲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
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
王昌邕叱之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
陳少遊表為掌書記嘗以少遊擬桓文為義士所訾典元
初為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
元四年九月詔群臣宴曲江自為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
李泌等請群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紆等為上鮑防
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為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
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
坐取信州刺史李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遠朝義敗
歸郭子儀子儀安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祕書少監大
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
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
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士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
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脩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
天下吏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
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不

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奏玄宗臣十六即孤長育
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北安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
褫衰經又再暮懼終不免陰走張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
儒者為已用以兵追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問
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
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
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
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伾偕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
擢伾侍御史臣為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
則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推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

謗輿人傷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
平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讒說以投疑于上此臣
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
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倣謂柳載曰說事
賊為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民家子為奴婢不可計得
宥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附貴祥欲以相邦其能义乎建
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寃為草奏貶歸
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為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
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北部郎中為道州刺史未

行徙巴州會歲饑部獠亂溥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
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
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事帥蜀表爲度支副
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
其手爲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爲太
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中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
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晚塗益脩絜樊澤
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
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
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
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讓
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
共謚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
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
部員外郎實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典誥風然
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暮不遷罷爲
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綴馳騁
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
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

罪六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磬不務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數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免敦義官公異繇本益故宰相揆族不自振而卒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

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如為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為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陵藉士眾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閔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

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
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
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
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
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滂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
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
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
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
悉索家箴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
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

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
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
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詔曰前有沈
宋後有錢即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劍
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漳
右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
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
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
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閩

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
袞罷宰相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
釣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
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
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
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
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為國子監四門
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群哭之甚
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群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
明年高第仕為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柎字降
之亦工為文陸洿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
召之既在道柎遺書讓出處之遽洿不至還柎名益聞開
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
赫然柎耻之會澤潞劉從諫表柎在幕府柎為辨質本之
僞本終得罪其子稹柎命柎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
或言柎為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為書徧謝故人
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
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
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

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
先立題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
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毋使婢探囊中見所書
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
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竒詭所得皆驚邁絕
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
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
元每譔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
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

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大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
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
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鬼傷餒
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
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面
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
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曰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
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卽位赫然命偏師討
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猷垣捍之勤謝易定
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

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歷其
首梁薄其翼魏斫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
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
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旣斥從史姑赦罪
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
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
陘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
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
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三百載有
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

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
功諸侯秦齊趙以稔其釁群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
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
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
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
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
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止以
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
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盖大善也且貳而伐服
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

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
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
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
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儻
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
不祖生為暗復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
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為司馬武陵勸愈為度謀取中
官常所不快者為監軍歸亦所快者於內為吾地以傾諸
侯出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為丞相之人然後分三
大將以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頓蔡諸將

而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
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
自碭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
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
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
夫天見其祥宜脩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
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
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謫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
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
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為榛

把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即更時歲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况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

入爲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旣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以賊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遣工部

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錡知貢舉令狐絢雅善錡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

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絢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絢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絢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于絢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劔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

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温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
夸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
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爲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
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畧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瑒交瑒文
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瑒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
瑒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瑒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
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
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
復斥逢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鐸

爲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亦鄙逢福傲故不見齒
選祕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
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
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
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
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
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
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
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

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類
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類密
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
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
門堰者厥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廩庸民浚渠按
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
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
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推愆而建賴類
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黎山
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人隨加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
署吏不應帥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當
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累遷侍御
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輔闕以禮部
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
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十許豪融跪作
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吝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
融不克從去客閩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順治己亥六

月六日校閱

朱謨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二百四

宋

祁

奉

敕

撰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以論譏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筭貞觀初

順治己亥六

月六日校閱

朱謨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二百四

宋

祁

奉

敕

撰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於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以論譔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筭貞觀初

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據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脩書遷爲令太宗得祕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旣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柰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

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筭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祕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該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爲高醫仕隋爲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厓狄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穀矢嚮棚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天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脉經針方明

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爲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
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中腹懣煩彌二歲診
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拊
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與許胤
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
監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叅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
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
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
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
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荅曰醫特意耳思

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
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以之氣
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必平有功
譬猶不知免廣絡原野皆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
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
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
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
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恡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
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
者與其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

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極可常御
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估以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
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五術凡十八種上之度經官侍御
醫慈藏光祿卿

索天綱益州成都人仕佐山為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
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以蘭臺學堂直博將以文章顯謂
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
處官然三君父皆得譴一昔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為
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
事流崖州見天綱曰公等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

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
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
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縣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
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
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
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被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
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
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
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
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

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
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
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而
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
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
數旣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令高
宗置一鼠于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
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
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
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

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太子
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
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爲莫離支所囚居土
室六年還及爲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
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
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爲尚書僕射賢
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
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
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
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

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
曰豕視滯又曰日月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
没入掖廷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
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
人乙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乘主
所戒在德而已及卽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
海內寢亂帝曰而昔言朕旣驗然終當柰何弘禮遂巡帝
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
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勅有司監視毋得與外
語薛大鼎坐事沒爲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答曰君奴
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
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
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
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
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即滅蜀日
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薦于帝拜都水
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榜
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
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
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王遠知系本琅

唐史傳一百十九
六
邪後為揚州人父曇選為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辨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

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為觀俾居之璽詔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令薛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詫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善星以醜因言醜薛願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為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

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爲大
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願因言臣商
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爲道士帝
爲築觀九變山號曰紫府拜願太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
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
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爲道士傳陰陽占繇
符架之術能狀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
留內齋場禮賜殊縵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
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僞帝許之凡百餘人
皆罷嘗在東都凌室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

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
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歷高中二宗朝
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
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叵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
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
其父歙州刺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
子死庚子蓋百十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
令安喜更有能召鬼神者盡傳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
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王府文學試爲

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爲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剗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令人閣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爲言至爲武后作狀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四年爲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爲言崇儼役鬼勞苦爲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謚曰莊擢子珪爲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謐等雜治誣服者甚衆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六

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充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會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執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群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于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没入掖庭二第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

都察院補刊
清等十餘人度還以馬摠爲留後俄拜節度使析澗州隸
陳許始度之出太子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帝美度功
卽命愈爲平淮西碑其文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
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
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伏養生息
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
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莠莠不穉相臣將臣
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群臣
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
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走職明年平蜀又

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卽往
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
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
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
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
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
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
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乂中宗不納神龍中武
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
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

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
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
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
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
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
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
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
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
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
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立本見之曰

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
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
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
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
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藁代之
乃往折藁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
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鵠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
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
亡奴衆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

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于冠宗曰莽朝服耳
俄冠宗以父應人三品請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
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
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
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
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
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疔補
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汙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
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

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昭往
迎見晤輒氣絕什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
舍人徐嶠齎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
親問治道神僊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
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七十時有
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
生死情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
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
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
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已生粲

然駢潔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祕書少監王迴質太常少卿蕭莘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語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持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棲霞觀其所夜光者薊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僊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潁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旣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鬪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暴以幞毆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縉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奩徧賜之擢撫銀

青光祿大夫號沖和先生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詔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蟲也旱藕杜家也方家又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悸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

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縑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汗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縑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

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大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伏士禽斬之李鵬爲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列女列傳第一百三十

唐書二百

宋 奉 敕 撰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雪霜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

貶無還理君必儷它族于此長決矣荅曰夫天也可背乎
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媾歲時朔望裴致
禮惟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
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
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介朱氏遇赦
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爲郇王守滎陽
陷於世克故世充妻之用爲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
與王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箒者綴公之心今負恩背義
自爲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

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
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
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
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
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得保養許之時喪
亂餓死者籍籍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後詐爲
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書

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樊會仁母敬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筭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爲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給乃外爲不知者私謂會仁曰吾孀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敬曰兒母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既葬謂所親曰母死子亾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无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无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徒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爲賊猝搗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二義也今隣里急難尚相赴况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繇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每父母病已能晝夜省侍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號泣幾絕儉死一慟遂卒高宗懿其行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允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

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喪除兄弟共諭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粧澤祭他胙乎將自剗則衆遂不敢彊○楊紹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祿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征遼歿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歿遼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塋隧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并粟以闕表門○賈孝女濮州鄆城人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

墓疆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閱
歎詔并免之內徙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
死無子以嫠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
事餘二十年姊乃止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
師其風訓壽終于家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
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
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
夫止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軍伍欲擄

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
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聞者傷之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
斛而羸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既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
不償也母怒勅歸餘米償其車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
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止殯于室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
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
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蒔松數百武后時
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崔繪妻盧者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
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沖早亡思沖
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內外姻皆然可思沖歸幣三百
輦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沒身為婢是夕出自竇
糞穢皯面還崔舍斷髮自言思沖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為
浮屠尼以終陳魏韓米賞其素因以責會會以故會官自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
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
貌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
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節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

曰節婦里○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妹美鳳以罪徙儋州
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眾
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
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高敞妻秦敞為趙州刺史
為默啜所攻州陷歡仰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
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
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瞋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
乃殺之○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為眉州司功參軍俗僭
侈盛飾韋不知有簪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
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

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女兒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里糲食斥鈔膏采絺不御會大赦徐間關迎惟清至荊州聞惟清死二髯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闕歲至洛陽既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脩整父勸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

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尸浮出鄉人異之歸贈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謂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中咎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汗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隧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徭役官爲庀葬

盧甫妻李秦州成紀人父瀾永泰初爲斬令梁宋兵與瀾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已執瀾及其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送皆遇

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賊中欲汙之罵曰吾衣冠子豈
愛生受汙邪賊臨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宣慰使李季卿
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裴河東縣君瀾渤並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爲賊所掠將汙
之不從語家媪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卽死於水賊去得
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
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賜
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且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
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
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
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
祈乎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
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爲之誄
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錄其
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
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畧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
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

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
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
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
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
泣許諾乃狗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
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
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
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
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
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

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
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
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
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
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慨知君臣大義
云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
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
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
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七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爲賊縛而嚮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歎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鄆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累兒爲忠臣吾死不慊會王師逼鄆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卽拜鄆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歎元濟囚楊欲殺之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邊並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縗裳抵涇屯日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柏翦髮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
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
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可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
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
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天必申春試以
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爲男
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于獨樹浦蘭與春
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自効蘭愛倚之雖包
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
入二期伺其便它日蘭盡集羣偷醜酒蘭與春醉臥廬小
俄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賊
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
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爲請還豫章人爭聘
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楊含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
娟皆韶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
鳥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墻納棺成墳蔣松
栢朝夕臨有馴鳥縞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
粟縑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比還
君誠爲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

都察院補刊
歸聘之且請如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常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太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爲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卽以死告卧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攫

指爪盡乃絕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恬不疑厚遣其喪程

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寃下御史鞠治有實昌

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鄭孝女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

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即翦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

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

謝不嫁大中中兗州節度使蕭俶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閭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爲郟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

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詬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

受賊汗賊怒劓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教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劔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逐節度使李瑋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猝令首欲殺之竇立蔽捍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拯字昌時咸通未擢進士遷累

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帝出寶鷄陷于嗣襄王煜煜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一臂死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

唐書列傳二百三十一
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柝矣
迪裹餘體歸葬之

宋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
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頎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
以計召延壽欲與楊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楊州
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爲驗許之及
爲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即部家僕授兵器方闔
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氏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
不爲讎人辱赴火死

列傳第一百三十

外戚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二百六

宋 祁 奉 敕 撰

比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
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
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汗鈇刃
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
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
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
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
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無忌

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父整仕隋爲涿郡太守懷恩之
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逮長稍學記書而居財不
訾喜交豪猾博徒爲鄆令以疾免高祖平京師拜長安令
頗嚴明如職而辨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刺史韋義
節擊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性貪寡筭畧數
戰無功士喪沮詔書切責而懷恩稍怨望帝嘗與戲曰弟
姑子悉有天下次當爾邪懷恩內喜以爲天命旣而居忽
忽咤曰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是時虞鄉南山多
宿盜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畧滑州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

栢壁繇是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軍
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啗之引羣賊取永豐倉絕秦王餉
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而行本得其兵部畫已定而夏人
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敕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
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擊夏爲金剛所掩諸將皆沒于賊
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
故謀寔露及秦王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帝命率師
攻蒲州君寶聞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儉知狀會武周還
劉讓求罷兵因白發懷恩等姦于時行本舉蒲州降懷恩
勒兵入城帝方濟可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

也單舟以來即縛之窮索黨與縊死于獄以首徇華陰市籍入其家

武士護字信世殖貨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囚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爲行軍司鎧參軍募兵旣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謂士護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効繫之士護曰此皆唐公客若爾必有大嫌故威等疑不發會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効募人狀士護脅謂曰討捕兵悉隸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爲德平亦正兵起士護不與謀也以大將軍府鎧曹參軍從平京師爲光祿大夫義原郡公

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弘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歷利荊二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高宗永徽中以士護仲女爲皇后故崇贈并州都督司徒周國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廟廷列功臣上后監朝尊爲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冊爲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削士護僞號仍爲太原王廟遂廢始士護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寡季女妻郭氏

不顯士夔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禮銜之后立封楊代國夫人進爲榮國后姊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諷后上疏出元慶等于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卽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寘葶焉賀蘭食之暴死后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蝮氏絕屬籍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爲士夔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

之詔秀自喜恣於榮國挾所愛佻橫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爲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未畢褫衰屨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夔後宗屬悉原士夔兄士稜士逸士稜字彥威少柔愿力于田官司農少卿宣城縣公常主苑囿農稼事卒贈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士逸字述有戰功爲齊王府戶曹參軍六安縣公從王守太原爲劉武周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授益州

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韶州刺史
承嗣既還擢尚輦奉御襲周國公遷祕書監禮部尚書俄
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官尚
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納言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性
暴輕忍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娘美且善歌奪取之
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
其家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已武氏嘗有
天下卽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倡議追王
先世立宗廟又王元慶曰梁王謚憲元爽魏王謚德后從
父士讓楚王謚僖士逸蜀王謚節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

承嗣爲魏王元慶子三思爲梁王士讓之孫攸寧爲建昌
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稽王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
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載德潁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
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恒安王重
規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
高陽王崇烈新安王承業子延暉嗣陳王延祚咸安王承
嗣實封千戶監脩國史密諭后黨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
州人上書請立已爲皇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
元皆執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請責諭嘉福等不罪也怨長
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

爲左相而攸寧爲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后決意還太子矣久之遷太子太保不得志鞅鞅憤死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延基襲爵后嫌斥其名更曰繼魏王長安初與妻永泰郡主及郤王私語張易之兄弟事後忿爭語聞后怒令自殺以延義代王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與羣臣白奏事不兩大武家諸王宜皆免帝柔昏不斷又素畏太后且欲悅安之更言攸暨三思皆與去二張功以折暉等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懿宗爲耿國公攸寧江國攸望葉國嗣宗管國攸宜息國重規郇國延義魏國攸緒巢國崇訓

鄂國延祿爲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言武諸王饗封不厭人心帝不悟載德終湖州刺史謚武烈攸歸歷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母孝姊亡暮不嘗五辛語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死太后時不及削封攸宜歷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初爲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餞白馬寺師無功還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卒總禁兵前後十年嗣宗終司衛卿重規爲汴鄭二州刺史未至役人營繕后怒貶廬州刺史自是著令諸王爲州不得擅營治突厥之叛以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吒忠義張仁亶引衆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軍閻敬客

爲西道後軍兵十五萬後援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卿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妹惠賜承嗣生延秀突厥默啜薦女和親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閻知微右武衛郎將楊鸞莊齎金幣送至突厥所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寇媯檀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栢國公左衛中郎將宗兄崇訓尚安樂公主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倣虜謳舞姿度閑冶主愛悅會崇訓死遂私侍主後因尚馬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思死韋后復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庶幾再興且

識曰黑衣神孫被天裳神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旱衣惑衆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蕭章門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諸武屬坐延秀誅徙者畧盡獨載德子平一以文章顯與攸緒常避盛滿故免自有傳攸寧天授中擢累納言踰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俄還納言久乃罷爲冬官尚書聖曆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承嗣三思罷政事間一年攸寧三思復當國置句使苛取民貲產毀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寃築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昔火不遺一錢以冬官尚書罷神龍初終岐州刺史贈尚書右僕射三思嘗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修國史爵爲王契

丹陷營州以榆關遣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
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為大子少保遷賓客仍監國史
三思性傾諛善迎諂主意釣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
第賞予尤渥薛二張方烝蠱三魚痛屈節為懷義御馬倡
言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污覩然如人而不
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羣不肖
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
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萬百姓愁
歎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
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等

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
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
下三品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
實戶俄以太后遺詔減而封崇訓錡國公初桓彥範
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翌日三
思因韋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
斥去者悉還詔羣臣復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
則天皇后建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聽其言遂
更名五縣曰乾封合宮求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
遣三思攸誓禱乾陵而兩帝悅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吳

順二陵皆置令丞其黨鄭愔上聖感頌帝爲刻石補闕張
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於是
天下名祠改唐興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
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祖德也公襲嘗自近
者始帝褒答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爲都帝
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
澤用功不訾人苦之三思既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內
忌節愍太子即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
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三思姦亂竊國比司
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

者始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甘元東相驅煽王
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爲冉祖雍宋之慈李
俊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故
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
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
史李愷託其權熏炙內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曰崔冉
鄭亂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汙點善良破壞其
宗天下爲蕩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可
殺月將逐軫惡地黃門侍郎宋憬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
如此旣死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

追封崇訓魯王謚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斲棺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農卿爵爲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系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而婁師德沙吒忠義並爲總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無輜載以鈔剽爲命若按兵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剔取膽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

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漣中無有脫者其險酷雖周來等不能繼也神龍初遷大子詹事終懷州刺史

攸暨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實封戶六百遷麟臺監司祀卿長安中降王壽春加特進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攸暨沈謹和厚於時無忤專自奉養而已景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還定王謚曰忠簡坐公主大逆夷其墓

肅溫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后父玄貞歷普州參軍
事以女爲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房陵玄貞流
死欽州妻崔爲蠻首審承所殺四子洵浩洞泚同死容州
后二女弟逃還京師帝復政是日詔贈玄貞上洛郡王太
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溫父玄儼魯國公特進并州大都
督遣使者迎玄貞喪詔廣州都督周仁軌討審承斬其首
祭崔枢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汝南郡公枢至帝與后登
長樂宮望而哭贈鄴王謚文獻號廟曰褒德陵曰榮先置
令丞給百戶掃除贈洵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
陵郡洞衛尉卿淮陽郡泚太僕卿上蔡郡並葬京師溫初

試吏坐賊斥神龍初擢宗正卿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
湑自洛州戶曹參軍事連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大
妹嫁陸頌進國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
公主溫從弟濯尚定安公主並拜駙馬都尉捷爲右羽林
將軍景龍三年溫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遙領揚
州大都督溫既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權引用支
黨不相一公卿雖畏伏然溫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湑
初兼脩文館大學士時熒惑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湑從至
溫泉后毒殺之以塞變厚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頗
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樂湑雖爲學

士常在北軍無所造作有富商抵罪萬年令李令質按之
濯馳救令質不從毀於帝帝召令質至左右爲恐令質從
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貨爲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陛下法
死無恨帝釋不責帝崩后專政畏有變敕溫蓋總內外兵
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溫
與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帝氏當受命謀殺少帝
內憚相王太平公主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玄宗
兵夜起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林斬播璿高嵩梟首
以徇軍中相率而應無敢後后死遲旦斬溫分捕諸帝子
弟無少長皆斬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爲并
州長史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

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

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玄貞洵墳墓民盜取寶玉略盡

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

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授甘泉
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帝卽位以后故擢將作大匠進異
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三百仁皎避職不事委遠
名譽厚奉養積勝妾貨貨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
大都督謚昭宣官爲治葬柩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譏

文其碑帝爲題石子守一與后孿生帝微時與雅舊後詔尚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別駕至藍田賜死守一沓墨無顧藉財蓄巨萬皆籍入于官楊國忠大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旬貸于人無行檢不爲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咎屈之然卒以優爲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貲至成都樗蒲一日費輒盡乃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劔南節

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爲奧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頎峻口辨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郫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搏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廐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大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捕簿計筭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事郤以國忠怙寵搏鷲可用

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讎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爲指嚮故國忠乘以爲姦肆意無所憚虢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擢兼度支負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祭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

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群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引王鉷爲御史中丞已而有隙鉷挾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卽誣奏京兆尹蕭昊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邢縉事構鉷誅死已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卽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馱林甫踈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

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劔南詔拜劔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竇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帝再幸左藏庫班賚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門直庫西有詔改爲鳳皇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因引仲通爲京兆尹已兼領吏部國忠耻雲南無功知爲林甫倚據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然國忠就道惴惴不

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累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脩國史崇玄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忠旣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

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負少任益
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
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負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
畢以夸神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虢
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虢國第郎官御
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
然不以爲羞道路爲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兒
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偃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士
大夫詬恥之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
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隅坐給事中有旁

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與
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
如皆大噓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忞願立碑省戶下以頌
德詔仲通爲頌帝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帝常歲十
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相照
帝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訾計出有賜曰錢路返有勞曰
鞭脚遠近饋遺闍維歌兒狗馬金貝踵疊其門國忠由御
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自叢糶第署一
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賅公謁無所忌國忠性疏佻捷
給硃硃處決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愎百僚莫敢相可否

官屬悉苛督旬剝相悉又使使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
敗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悉更任之軍凡類
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無事請
已漏出休許之文書填湊坐家裁決既成敕吏持案詣左
相陳希烈聯署左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
希烈循以爲常它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未以進
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瑄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
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啓子暄舉明經
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
喜已而聞暄當黜詔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爲鼠輩

所賣珣大驚卽致暄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吒官不進國忠
雖當國常領劔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
舊勳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
無鬪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韋儼
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
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尋
遣劔南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閩羅鳳敗歿西洱河國
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踣屨無
遺天下寃之安祿山方有寵總重兵于邊偃蹇不奉法帝
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恃內援獨暴發反

狀帝疑以位相媾不之信祿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
忍伺帝一日宴駕則稱兵及見帝嬖國忠甚畏不利已故
謀日急俄而祿山授尚書右僕射帝恐國忠不悅故册拜
司空祿山還幽州覺國忠圖已反謀遂決國忠令客何盈
蹇昂刺求反狀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捕祿山所善李超
安岱李方來王岷殺之貶其黨吉温於合浦祿山上書自
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岷貶零陵太守以慰
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
必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爲平章事
追入輔政以賈循爲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 先

翻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覘祿山未還帝致
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
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皇
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一行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
謂女弟等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于貴妃妃
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旣發范陽歎詫曰國忠頭來何遲哥
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
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書聞是日帝自南內移仗未
央官國忠見百官鯁咽不自勝監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
子弟及募豪傑十萬拒守衆以爲不可初國忠聞難作自

以身帥劔南豫置腹心梁益間爲自完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之明日遲昕帝出延秋門羣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彊騎立仗尚聞刻漏聲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有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不鬼將士疲乏食玄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蕩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頰殺之爭噉其肉且盡梟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邪時吐蕃使亦殲矣御史大夫

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四子暄咄曉晞暄位大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蹶弩衆射之身貫百矢乃殫咄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爲漢中王瑀榜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爲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戀貲產竊入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識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爲改今名

李脩字脩起寒賤繇莊憲太后姪婚得進歷坊絳二州刺史無它才爲政租辦性纖巧飾厨傳結納闍寺求善譽憲

宗以爲才拜司農卿進京兆尹專聚歛以固恩寵數譖毀
近臣一時側目太后崩詔脩爲橋道置頓使嗇官費物物
裁損爲可喜者梓宮至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
城門計錢三萬脩以爲勞不聽使鑿軌道深之柱危不支
方過喪而門壞輶輶僅免徹門乃得行脩妄奏車軸折山
陵使李逢吉刻罔上請免官方帝用兵而脩屢有所獻得
不坐纔詔奪稟逢吉持之乃削銀青一階翌日加賜黃金
帝以浙西富饒欲培擴遺利以脩爲觀察使被疾還京師
元和十四年卒十有相賀者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

光耀洪洞照六合瘡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闕月宣宗
卽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系平盧軍節度使徙河中
鳳翔又賜鄠雲陽二縣良田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
言國常賦窶人下戶不免奈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格前
詔俄封其妾爲夫人光曉帝意還詔不敢拜帝嘉之七年
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
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金繒終不復委方
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群臣奉慰御史大夫李景讓曰
禮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齋縗暮所以
疏外密內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彊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

光宏少降詔罷二日子漢卿終義曰軍節度使

豐大野父母農知小位武員前對父許大深

真卒顛信步臨罪三日隨耕百奉極哺受大決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來國權與英山泰野正帝夫西望不列野

臨州其妻為夫人夫與帝意豐臨不列野

國新知與人可白不免帝回公小如魏夫帝

鳳陽文抄清德州細夏田大中四年帝命其

明對米與九野利道備年豐帝平富帝前更

夫繼世罪無六全富野二人下也長深其下



